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

第四册







第十回

義士充配孟州道

妻妾翫賞芙蓉亭

詞曰

八月中秋涼颼微逗芙蓉却是花時候誰家姊妹
關新粧園林散步頻携手折得花枝寶瓶隨後
歸來翫賞全憑酒三盃酩酊破愁城醒時愁緒應
還又

右調踏莎行

話說武二被地方保甲拏去縣裏見知縣不題且表西門
慶跳下樓窓扒伏在人家院裡藏了原來是行醫的胡老

金瓶梅

第十回

人家只見他家使的一箇大胖子頭走來毛廝裏淨手，蹶着大屁股，猛可見一箇漢子，扒伏在院牆下，往前走不迭，大叫有賊了，慌的胡老人急進來，看見認得是西門慶，便道：大官人且喜，武二尋你不着，把那人打死了，地方拿他縣中見官去了，這一去，定是死罪。大官人歸家去，料無事矣。西門慶拜謝了胡老人，搖擺來家，一五一十對潘金蓮說，二人拍手喜笑，以爲除了患害。婦人叫西門慶上下多使些錢務要結果了他，休要放他出來。西門慶一面差心腹家人來旺兒，餽送了知縣一副金銀酒器，五十兩銀子，上下吏典，也使了許多錢，只要休輕勘了武二。知縣受了

賄賂到次日陞廳地方押着武松并酒保唱的一班人當
廳跪下縣主番了臉便叫武松你這廝昨日誣告平人我
已再三寬你如何不遵法度今又平白打死人武松道小
人本與西門慶有仇尋他廝打不料撞遇此人他隱匿西
門慶不說小人一時怒起悞將他打死只望相公與小人
做主拿西門慶正法與小人哥哥報這一段冤仇小人情
愿償此人悞傷之罪知縣道這廝胡說你豈不認得他是
縣中皂隸今打殺他定別有緣故爲何又纏到西門慶身
上不打如何肯招喝令左右加刑兩邊閃三四箇皂隸把
武松拖翻雨點般打了二十打得武二口口聲冤道小人

也有與相公效勞用力之處。相公豈不憐憫。相公休要苦刑小人。知縣聽了此言。越發惱了道。你這廝親手打死了人。尚還口強抵賴。那箇喝令好生與我拶起來。當下又拶了武松一拶。敲了五十杖子。教取面長枷帶了。收在監內。一千人寄監在門房裏。內中縣丞佐二官。也有和武二好的。念他是箇義烈漢子。有心要周旋他。爭奈都受了西門慶賄賂。粘住了口。做不的主張。又見武松只是聲冤。延挨了幾日。只得朦朧取了供招。喚當該吏典。并忤作里隣人等。押到獅子街。檢驗李外傳身屍。填寫屍單。格目委的被武松尋問。他索討分錢不均。酒醉怒起。一時鬪毆。拳打脚

踢撞跌身死、左肋面門心坎腎囊俱有青赤傷痕不等、檢
驗明白、回到縣中、一日做了文書申詳、解送東平府來、詳
允發落、這東平府府尹姓陳、雙名文昭、乃河南人氏、極是
个清廉的官、聽的報來、隨卽陞廳、但見他、
平生正直秉性賢明、幼年向雪案攻書、長大在金鑾對
策、常懷忠孝之心、每發仁慈之政、戶口登錢、糧辦黎民、
稱頌滿街衢、詞頌滅盜賊、休父老讚歌、喧市井、正是名
標書史播千年、聲振黃堂傳萬古、賢良方正號青天、正
直清廉民父母、

這府尹陳文昭陞了廳、便教押過這干犯人就當廳先把

清河縣申文看了，又把各人供狀招擬看過，端的上面怎
生寫着文曰：

招卷之不
得情實者
今如此

東平府清河縣為人命事呈稱犯人武松年二十八歲，
係陽谷縣人氏，因有膂力，本縣叅做都頭，因公差回還，
祭奠亡兄見嫂潘氏不守孝，滿擅自嫁人，是日松在巷
口緝聽，不合在獅子街王鸞酒樓上撞遇李外傳，因酒
醉索討前借錢三百文，外傳不與，又不合因而鬪毆，互
相不服，揪打踢撞傷重，當時身死，比有唱婦牛氏包氏
見証，致被地方保甲捉獲，委官前至屍所，拘集忤作里
甲人等，檢驗明白，取供具結填畢，解繳前來，覆審無異。

擬武松合依鬪毆殺人，不問手足他物，金兩律絞。酒保王鸞并牛氏包氏俱供明無罪，今合行申到案發落。請允施行。

政和三年八月，日知縣李達、天縣丞樂和安、主簿華荷祿、典史夏恭基、司吏錢勞。

府尹看了一遍，將武松叫過面前問道：「你如何打死這李外傳？」那武松只是朝上磕頭告道：「青天老爺，小的到案下，得見天日，容小的說。小的敢說，府尹道：你只顧說來。」武松遂將西門慶奸娶潘氏并哥哥捉姦踢中心窩，後來縣中告狀不准，前後情節細說一遍，道：「小的本為哥哥報仇，因

尋西門慶廝打，不料悞打死此人，委是小的負屈含冤。奈西門慶錢大，禁他不得，小人死不足惜，但只是小人哥哥武大含冤地下，枉了性命。府尹道：你不消多言，我已盡知了。因把司吏錢勞叫來痛責二十板，說道：你那知縣也不待做官，何故這等任情賣法？於是將一千人衆一一審錄過用筆將武松供招都改了。因向佐貳官說道：此人爲兄報仇，悞打死這李外傳，也是箇有義的烈漢，比故殺平人不同。一面打開他長枷，換了一面輕罪枷，下了在牢裡。一千人等都發回本縣聽候。一面行文書，着落清河縣，添提豪惡西門慶，并嫂潘氏、王婆、小廝鄆哥，作何九一同

好箇愛賢
宰相

從公根勘明白，奏請施行。武松在東平府監中，人都知道他是條好漢，因此押牢禁子都不要他一文錢，到把酒食與他吃。早有人把這件事報到清河縣西門慶知道了，慌了手脚。陳文昭是箇清廉官，不敢來打點他，只得走去央求親家陳宅心腹，并使家人來旺星夜往東京下書與楊提督。提督轉央內閣蔡太師，太師又恐怕傷了李知縣名節，連忙賫了一封密書，特來東平府下與陳文昭免提西門慶潘氏。這陳文昭原係大理寺寺正，陸東平府府尹，又係蔡太師門生，又見楊提督乃是朝廷面前說得話的官，以此人情兩盡，只把武松免死，問了箇春杖四十，刺配二

千里充軍。況武大已死屍傷無存，事涉疑似，勿論其餘。一千人犯釋放，寧家申詳過省院文書到日，即便施行。陳文昭從牢中取出武松來，當堂讀了朝廷明降，開了長枷，免不得脊杖四十，取一具七斤半鐵葉團頭枷釘了臉上，刺了兩行金字，迭配孟州牢城。其餘發落已完。當堂府尹押行公文，差兩箇防送公人領了武松，解赴孟州交割。當日武松與兩箇公人出離東平府，來到本縣家中，將家活多變賣了，打發那兩箇公人路上盤費，央托左隣姚二郎看管。迎兒僮遇朝廷恩典赦放，還家恩有重報，不敢有忘。街坊隣舍上戶人家見武二是箇有義的漢子，不幸遭此都

資助他銀兩，也有送酒食錢米的。武二到下處問土兵要
出行李包裹來，即日離了清河縣上路，迤邐往孟州大道
而行，有詩爲証。

府尹推詳秉至公，

今朝刺配牢城去。

這裏武二往孟州充配去了，不題。且說西門慶打聽他上
路去了，一塊石頭方落地，心中如去了痞一般，十分自在。

于是家中分付家人來旺來保來興兒收拾打掃後花園
芙蓉亭乾淨，鋪設圍屏，掛起錦障，安排酒席齊整，叫了一
起樂人吹彈歌舞，請大娘子吳月娘第二李嬌兒第三孟

玉樓第四孫雪娥第五潘金蓮合家歡喜飲酒家人媳婦
丫鬟使女兩邊侍奉但見

香焚寶鼎花插金瓶器列象州之古玩簾開合浦之明珠
水晶盤內高堆火枣交梨碧玉盃中滿泛瓊漿玉液烹龍
肝炮鳳腑果然下筋了萬錢黑熊掌紫駝蹄酒後獻來香
滿座碾破鳳團白玉甌中分白浪斟來瓊液紫金壺內噴
清香畢竟壓賽孟嘗君只此敢欺石崇富

當下西門慶與吳月娘居上其餘多兩傍列坐傳盃弄盞
花簇錦攢飲酒間只見小廝玳安領下一箇小廝一箇小
女兒纔頭髮齊眉生得乖覺擎着兩箇盒兒說道隔壁花

家送花兒來與娘們戴。走到西門慶月娘衆人跟前都磕
了頭。立在傍邊說。俺娘使我送這盒兒點心。并花兒與西
門大娘戴。揭開盒兒看。一盒是朝廷上用的菓餠。椒鹽金
餅。一盒是新摘下來鮮玉簪花。月娘滿心歡喜。說道。又叫
你娘費心。一面看菓兒打發兩箇吃了點心。月娘與了那
小丫頭一方汗巾兒。與了小廝一百文錢。說道。多上覆你
娘。多謝了。因問小丫頭兒。你叫什麼名字。他回言道。我叫
綉春。小廝便是天福兒。打發去了。月娘便向西門慶道。咱
這花家娘子兒。倒且是好。常時使小廝丫頭送東西與我
們。我並不曾回些禮兒與他。西門慶道。花二哥娶了這娘

似爲李瓶
兒出箭却
又暗伏收
春梅線線
線索之妙
令人不測

金瓶梅

七

子兒今不上二年光景。他自說娘子好箇性兒。不然房裡
怎生得這兩箇好丫頭。月娘道前者他家老公公死了出
殯時。我在山頭會他一面。生得五短身材。團面皮。細灣
兩道眉兒。且是白淨好箇溫克性兒。年紀還小哩。不上二
十四五。西門慶道。你不知他原是大名府梁中書妾。晚嫁
花家子虛。帶一分好錢來。月娘道。他送盒兒來。咱休差了
禮數。到明日也送些禮物回答他。看官聽說原來花子虛
渾家姓李。因正月十五所生。那日人家送了一對魚瓶兒
來。就小字喚做瓶姐。先與大名府梁中書爲妾。梁中書乃
東京蔡太師女婿。夫人性甚嫉妬。婢妾打死者多。埋在後

花園中、這李氏只在外邊書房內住、有養娘伏侍、只因政
和三年正月上元之夜、梁中書同夫人在翠雲樓上、李逵
殺了全家老小、梁中書與夫人各自逃生、這李氏帶了一
百顆西洋大珠、二兩重一對鴉青寶石、與養娘走上東京
投親、那時花太監由御前班直、陞廣南鎮守、因姪男花子
虛沒妻室、就使媒婆說親、娶爲正室、太監到廣南去也、帶
他到廣南住了半年有餘、不幸花太監有病、告老在家、因
是清河縣人、在本縣住了、如今花太監死了、一分錢多在
子虛手裡、每日同朋友在院中行走、與西門慶都是前日
結拜的弟兄、終日與應伯爵謝希大、一班十數箇、每月會

在一處叫些唱的花攢錦簇頑耍眾人又見花子虛乃是
內臣家勤兒手裡使錢撒漫哄着他在院中請表子整三
五夜不歸正是

紫陌春光好
紅樓醉管絃

人生能有幾
不樂是徒然

此事表過不題且說當日西門慶率同妻妾合家歡樂在
芙蓉亭上飲酒至晚方散歸到潘金蓮房中已有半酣乘
着酒興要和婦人雲雨婦人連忙薰香打舖和他解衣上
床西門慶且不與他雲雨明知婦人第一好品簫于是坐
在青紗帳內令婦人馬爬在身邊雙手輕籠金釧捧定那

幸枝扯葉
語二合却
語二露何
物文人摹
寫至此

金蓮亦有
心擡舉春
梅故一說
便肯

未必無心

話往口裡吞放西門慶垂首翫其出人之妙鳴啞良久淫
情倍增因呼春梅進來遞茶婦人恐怕丫頭看見連忙放
下帳子來西門慶道怕怎麼的因說起隔壁花二哥房裡
到有兩箇好丫頭今日送花來的是小丫頭還有一箇也
有春梅年紀也是花二哥收用過了但見他娘在門首站
立他跟出來却是生得好模樣兒誰知這花二哥年紀小
小的房裡恁般用人婦人聽了聽了他一眼說道怪行貨
子我不好罵你你心裡要收這箇丫頭收他便了如何遠
打週折指山說磨拏人家來比奴奴不是那樣人他又
是我的丫頭既然如此明日我往後邊坐一回騰個空兒

解心人

下丟開罵出貪心

你自在房中叫他來收他便了。西門慶聽了歡喜道：「我的兒，你會這般解趣，怎教我『不愛你』？二人說得情投意洽，更覺美愛無加，謾『二』的品簫過了，方纔抱頭交股而寢。正是自有內事迎郎意，慇懃快把紫簫吹。有西江月爲証：

紗帳香飄蘭麝，娥眉慣把簫吹。雪瑩玉體透房幃，禁不住。翫飛鳧碎玉腕，款籠金釧。兩情如醉如癡，才郎情動，囑奴知慢『二』多，啞一會。

到次日果然婦人往孟玉樓房中坐了。西門慶叫春梅到房中收用了這妮子，正是：

春點杏桃紅綻蕊

風欺楊柳綠翻腰

潘金蓮自此一力擡舉他起來，不令他上鍋抹灶，只叫他
在房中鋪床疊被，遞茶水，衣服首飾，揀心愛的與他，纏得
兩隻脚小小的，原來春梅比秋菊不同，性聰慧，喜謔浪，善
應對，生的有幾分顏色，西門慶甚是寵他，秋菊爲人濁蠢，
不諳事體，婦人常二打的是他，正是

燕雀池塘語話喧

蜂采蝶嫩總堪憐

雖然異數同飛鳥

貴賤高低不一般

不請事... 燕... 貴... 高... 不...

不請事... 燕... 貴... 高... 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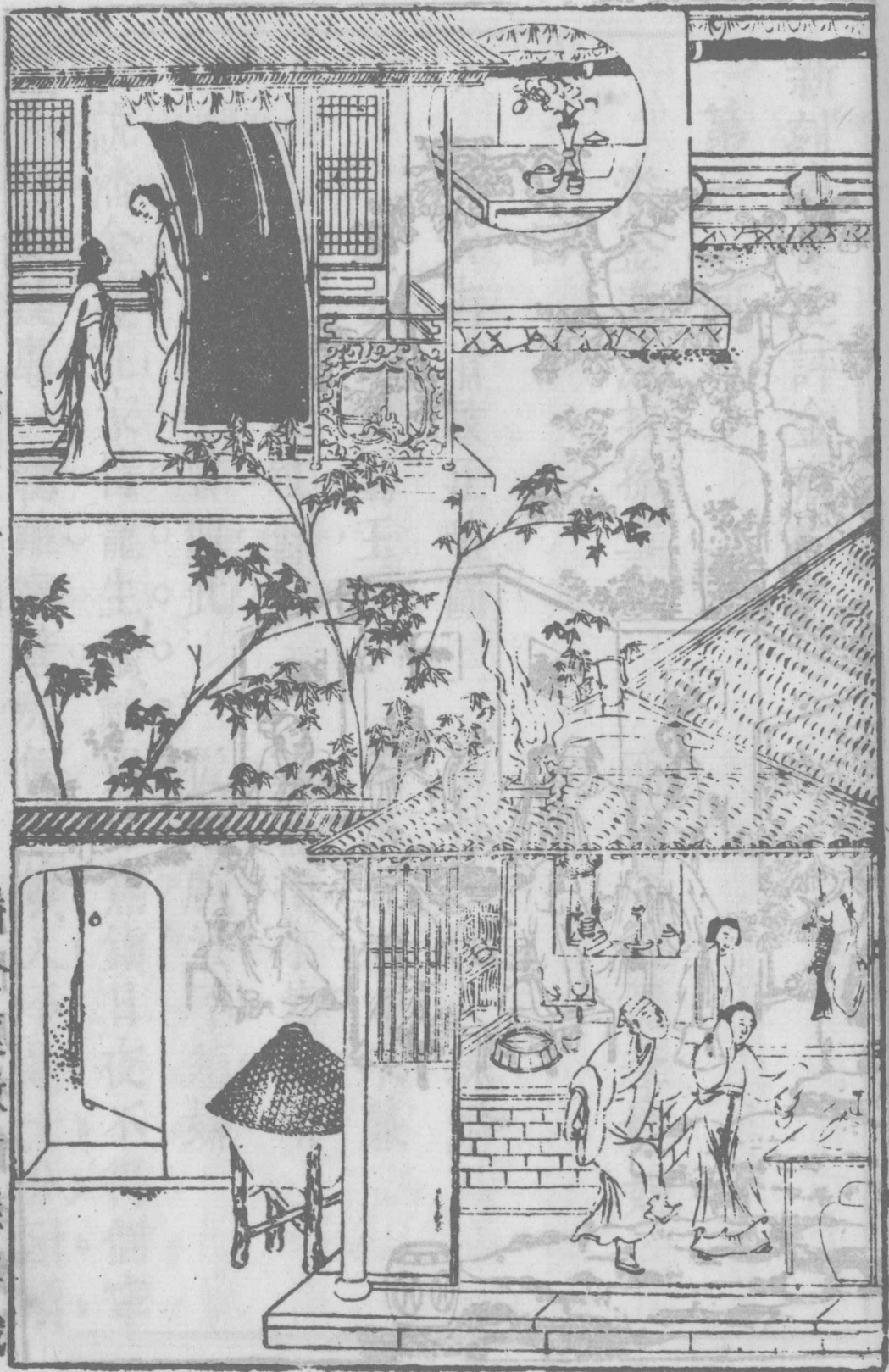
不請事... 燕... 貴... 高... 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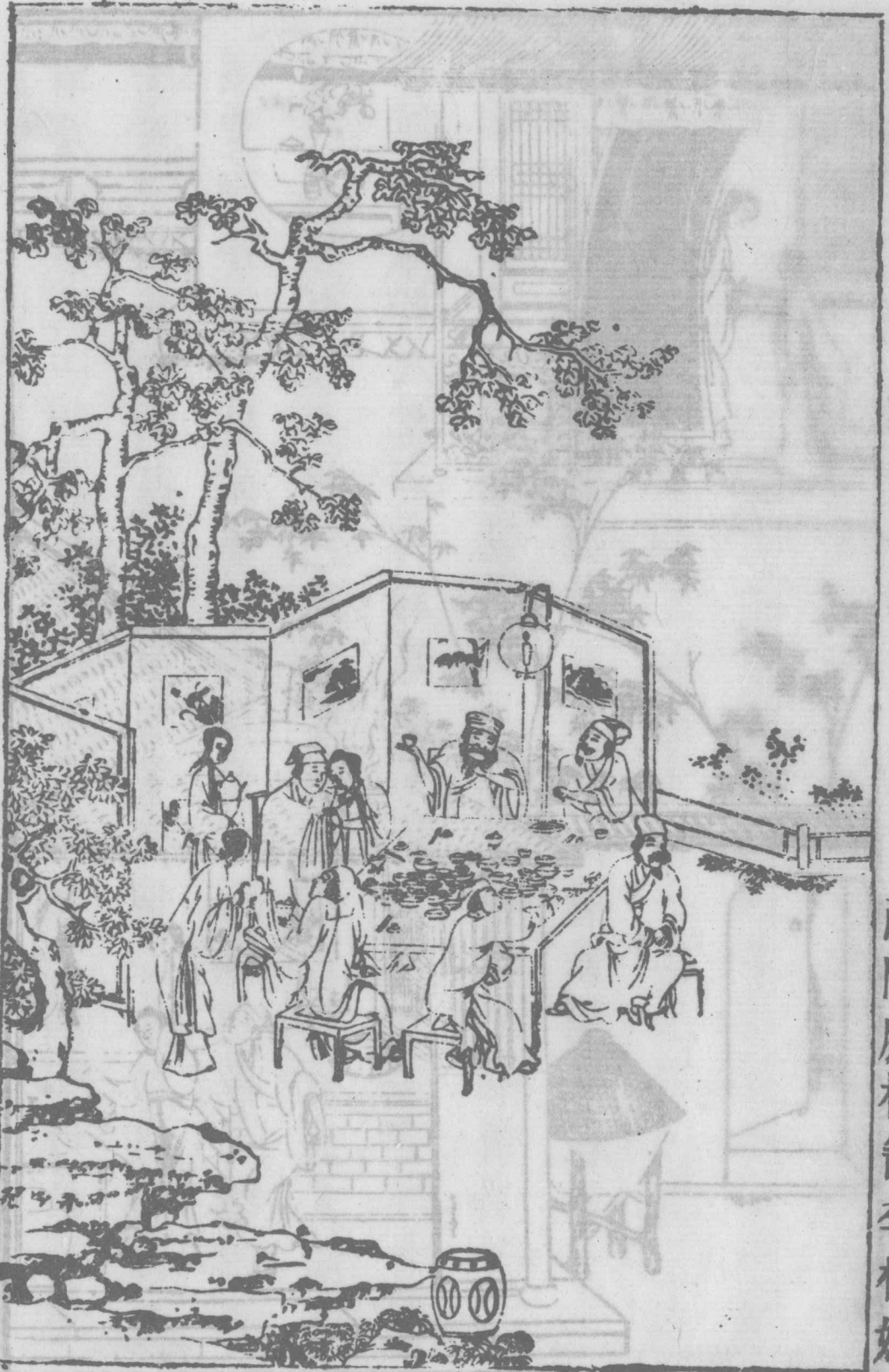
不請事... 燕... 貴... 高... 不...

不請事... 燕... 貴... 高... 不...

不請事... 燕... 貴... 高... 不...

不請事... 燕... 貴... 高... 不...





西門慶梳籠李桂姐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三

第十一回

潘金蓮激打孫雪娥

西門慶梳籠李桂姐

詩曰

六街簫鼓正喧闐

初月今朝一線添

睡去烏衣驚玉剪

闌來宵燭渾朱簾

香綃染處紅餘白

翠黛攢來苦未甜

阿姐當年曾似此

從他戲汝不須嫌

話說潘金蓮在家恃寵生驕，顛寒作熱，鎮日夜不得個寧靜，性極多疑，專一聽籬察壁，那個春梅又不是十分耐煩。

的一日金蓮為些零碎事情不湊巧罵了春梅幾句春梅

沒處出氣走往後邊廚房下去槌檯拍凳鬧狠狠的模樣

禍從○此○一○戲○罵○起

那孫雪娥看不過假意戲他道惟行貨子想漢子便別處

去想怎的在這里硬氣春梅正在悶時聽了這句不一時

暴跳起來那個歪廝纏我哄漢子雪娥見他性不順只做

不聽得春梅便使性做幾步走到前邊來一五一十又添

些話頭道他還說娘教爹收了我俏一幫兒哄漢子挑撥

與金蓮知道金蓮滿肚子不快活因送吳月娘出去送殯

起身早些有些身子倦睡了一覺走到亭子上只見孟玉

○沒○心○人○多○少○快○活○

樓搖颯的走來笑嘻嘻道姐姐如何悶悶的不言語金蓮

道不要說起今早倦的了不得三姐你在那里去來玉樓
道纔到後面厨房裡走了走來金蓮道他與你說些甚麼
來玉樓道姐姐沒言語金蓮心雖懷恨口裡却不說出兩
個做了一回針指只見春梅拏茶來吃畢兩個悶倦就放
桌兒下棋耍子忽見看園門小廝琴童走來報道爹來了
慌的兩個婦人收棋子不迭西門慶恰進門檻看見二人
家常都帶着銀絲髮髻露着四鬢耳邊青寶石墜子白紗
衫兒銀紅比甲挑線裙子雙灣尖趨紅鴛瘦小一箇箇粉
粧玉琢不覺滿面堆笑戲道好似一對兒粉頭也值百十
兩銀子潘金蓮說道俺們倒不是粉頭你家正有粉頭在

○擘○心○插○入○尖○甚○

後邊裡那玉樓抽身就往外走、被西門慶一手拉住說道、你往那里去、我來了、你倒要脫身去了、實說我不在家、你兩個在這里做甚麼、金蓮道俺兩個悶的慌、在這里下了兩盤棋時、沒做賊、誰知道你就來了、一面替他接衣服、說道你今日送殯來家、早西門慶道今日齋堂裡都是內相同官、天氣又熱、我不耐煩、先來家、玉樓問道他大娘怎的還不來、西門慶道他的轎子也待進城、我先回、使兩個小廝接去了、一面坐下、因問你兩個下棋賭些甚麼、金蓮道俺兩個自下一盤耍子、平白賭什麼、西門慶道等我和你們下一盤、那箇輸了、拿出一兩銀子做東道、金蓮道俺們

金蓮撒嬌
弄痴事二
俱堪入画
每閱一過
輒令人銷
魂半晌

沒銀子。西門慶道：你沒銀子，拏簪子問我當，也是一般子。

是擺下棋子，三人下了一盤。潘金蓮輸了，西門慶纔數子。

兒被婦人把棋子撲撒亂了，一直走到瑞香花下，倚着湖。

山推搯花兒。西門慶尋到那里，說道：好小油嘴兒，你輸了。

棋子却躲在這里。那婦人見西門慶來，睨笑不止，說道：怪。

行貨子。孟三兒輸了，你不敢禁他，却來纏我。將手中花撮。

成辦兒，洒西門慶一身，被西門慶走向前，雙關抱住，按在。

湖山畔，就口吐丁香，舌融甜唾，戲謔做一處，不防玉樓走。

到根前，叫道：六姐，他大娘來家了，咱後邊去來。這婦人撒。

了西門慶，說道：哥兒，我回來和你答話，遂同玉樓到後邊。

與月娘道了萬福。月娘問你們笑甚麼。玉樓道：「六姐今日和他爹下棋，輸了一兩銀子。到明日整治東道，請姐姐。姐姐要子。」月娘笑了。金蓮只在月娘面前打了個照面兒，就走來前邊陪伴西門慶。分付春梅房中薰香，預備澡盆浴湯。准備晚間效魚水之歡。看官聽說家中雖是吳月娘居大，常有疾病，不管家事，只是人情來往，出入銀錢，都在李嬌兒手裏。孫雪娥單管率領家人媳婦在厨中上灶，打發各房飲食。譬如西門慶在那房裏宿歇，或吃酒，或吃飯，造甚湯水，俱經雪娥手中整理。那房裡丫頭自往厨下去拿，此不必說。當晚西門慶在金蓮房中，吃了回酒，洗畢澡，兩人歇

都一唱一和
 都妙

了。次日也是合當有事，西門慶許下金蓮，要往廟上替他
 買珠子穿箍兒戴，早起來等着要吃荷花餅、銀絲鮮湯，使
 春梅往厨下說去。那春梅只顧不動身，金蓮道：你休使他
 有人說我縱容他，教你收了。俏成一幫兒哄漢子，百般指
 猪罵狗，欺負俺娘兒們。你又使他後邊做甚麼去？西門慶
 便問是誰說的，你對我說。婦人道：說怎的？盆確都有耳朵。
 你只不叫他後邊去，另使秋菊去便了。西門慶遂叫過秋
 菊，分付他往厨下對雪娥說去。約有兩頓飯時，婦人已
 把桌兒放了，白不見拿來，急的西門慶只是暴跳。婦人見
 秋菊不來，使春梅你去後邊瞧瞧那奴才，只顧生根長苗。

好、各、色

○不○便○說○出○真○妙○

雪娥殊不自揣

的不見來、春梅有幾分不順、使性子走到厨下、只見秋菊正在那里等着哩、便罵道、賊奴才、娘要卸你那腿哩、說你怎的就、不去了、爹等着吃了餅、要往廟上去、急得爹在前邊暴跳、叫我採了你去哩、這孫雪娥不聽、便罷聽了心中大怒、罵道、怪小淫婦兒、馬回子拜節、來到的就是鍋兒、是鐵打的、也等慢慢兒的來、預備下燉的粥兒、又不吃、忽刺八新興出來、要烙餅做湯、那個是肚裏蛔蟲、春梅不忿、他罵、說道、沒的扯謎、淡主子不使了來、那個好來問你要、有與沒、俺們到前邊、只說的一聲兒、有那些聲氣的、一隻手攆住秋菊的耳朵、一直往前邊來、雪娥道、主子奴才、常遠

妙○在○不○單○不○元

是這等硬氣。有時道着。春梅道。有時道。沒時道。沒的把俺
娘兒兩個別變了罷。于是氣狠狠走來。婦人見他臉氣得
黃黃的。拉着秋菊進門。便問怎的來了。春梅道。你問他。我
去時還在廚房裡雌着。等他慢條斯禮兒。纔和麵兒。我自
不是說了一句。爹在前邊等着。娘說你怎的就不去了。到
被那小院兒裡的。千奴才萬奴才罵了我恁一頓。說爹馬
回子拜節。走到的就是。只像那個調唆了爹一般。預備了
粥兒不吃。平白地生發起要甚餅和湯。只顧在廚房裡罵
人。不肯做哩。婦人在旁便道。我說別要使他去。人自恁和
他合氣。說俺娘兒兩個。攔攔你在這屋裡。只當吃人罵將

性二反覆
播弄

來西門慶聽了大怒走到後邊厨房裏不由分說向雪娥
 踢了幾脚罵道賊歪刺骨我使他來要餅你如何罵他你
 罵他奴才你如何不溺胞尿把自己照照雪娥被西門慶
 踢罵了一頓敢怒而不敢言西門慶剛走到厨房門外孫
 雪娥對着來昭妻一丈青說道你看我今日悔氣早是你
 在旁聽我又沒曾說什麼他走將來兇神也一般大嚶小
 喝把丫頭採的去了反對主子面前輕事重報惹的走來
 平白地恁一場兒我洗着眼兒看着主子奴才長遠恁硬
 氣着只休要錯了脚兒不想被西門慶聽見了復回來又
 打了幾拳罵道賊奴才淫婦你還說不欺負他親耳朵聽

雖九口却
句二是金
蓮實錄

金瓶梅

無所不為娘你還不知淫婦說起來比養漢老婆還浪一
夜沒漢子也成不的背他幹的那繭兒人幹不出他幹出
來當初在家把親漢子用毒藥擺死了跟了來如今把俺
們也吃他活埋了弄的漢子烏眼雞一般見了俺們便不
待見月娘道也沒見你他前邊使了丫頭要餅你好好打
發與他去便了平白又罵他怎的孫雪娥道我罵他秃也
○此失時語○
○膽也來那頃這丫頭在娘房裡着緊不聽手俺沒曾在灶
上把刀背打他娘尚且不言語可可今日輪到他手裡便
驕貴的這等的了正說着只見小玉走到說五娘在外邊
少頃金蓮進房望着雪娥說道比如我當初擺死親夫你

小玉又先
說一聲偏
在忙中搖
擺

○口○絕○無○一○○莫○又○突○又○冷○

呆人沒得
說往往以
此二字語
扯白

就不消叫漢子娶我來家。省得我攔攔着他，撐了你的窩兒。論起春梅，又不是我的了頭。你氣不憤，還教他伏侍大娘。就是了。省得你和他合氣，把我扯在裡頭。那個好意死了漢子嫁人，如今也不難的勾當。等他來家，與我一紙休書。我去就是了。月娘道：我也不曉的你們底事。你們大家省言一句兒便了。絲雪娥道：娘你看他嘴似淮洪也一般。隨問誰也辨他不過。明在漢子根前截舌兒，轉過眼就不認了。依你說起來，除了娘把俺們都攆了，只留着你罷。那吳月娘坐着，由他兩個。你一句我一句，只不言語。後來見罵起來，雪娥道：你罵我奴才，你便是真奴才。險些兒不曾

此句難說

打起來，月娘看不上，使小玉把雪娥拉往後邊去，這潘金

婦人、用此技

蓮一直歸到前邊，卸了濃粧，洗了脂粉，烏雲散亂，花容不

整，哭得兩眼如桃，倘在床上，到日西時分，西門慶廟上來

袖着四兩珠子，進入房中，一見便問怎的來，婦人放聲號

哭起來，問西門慶要休書，如此這般告訴一遍，我當初又

不圖你錢財，自恁跟了你來，如何今日教人這等欺負，千

也說我擺殺漢子，萬也說我擺殺漢子，沒了頭便罷了，如

何要人房裡丫頭伏侍，吃人指罵，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

了時，三尸神暴跳，五臟氣冲天，一陣風走到後邊，採過雪

娥頭髮來，儘力拿短棍，打了幾下，多虧吳月娘向前拉住

二〇字〇惡

了說道沒的大家省事些兒罷了。好交你主子惹氣。西門慶道：好賊歪刺骨，我親自聽見你在廚房裡罵，你還攪纏別人，我不把你下截打下來，也不算看官聽說不爭。今日打了孫雪娥，晉教潘金蓮從前作過事，沒興一齊來，正是惟有感恩并積恨，萬年千載不生塵。

當下西門慶打了雪娥，走到前邊窩盤住了金蓮，袖中取出廟上買的四兩珠子，遞與他。婦人見漢子與他做主，出了氣，如何不喜。繇是要一奉十，寵愛愈深。話休饒舌，一日正輪該花子虛家擺酒會茶，這花家就在西門慶緊隔壁。內官家擺酒，甚是豐盛，衆兄弟都到了。因西門慶有事約

金瓶梅
午後纔來，都等他不肯先坐。少頃，西門慶來到，然後叙禮讓坐。東家安西門慶居首席，兩個妓女琵琶箏箏，在席前彈唱，端的說不盡梨園嬌艷，色藝雙全。但見：

羅衣疊雪，寶髻堆雲。櫻桃口，杏臉桃腮。楊柳腰，蘭心蕙性。歌喉宛轉，聲如枝上流鶯。舞態蹁躑，影似花間鳳轉。腔依古調，音出天然。舞回明月墜秦樓，歌遏行雲遮楚館。高低緊慢，按宮商，輕重疾徐，依格調。箏排雁柱，聲聲慢板，拍紅牙字字新。

少頃酒過三巡，歌吟兩套，兩個唱的放下樂器，向前花枝招展般來磕頭。西門慶呼玳安書袋內取兩封賞賜，每人

二錢拜謝了下去因問東家花子虛道這位姐兒上姓端的會唱東家未及荅應伯爵插口道大官人多忘事就不認的了這擰箏的是花二哥令翠拘攔後巷吳銀兒這彈琵琶的就是我前日說的李三媽的女兒李桂卿的妹子小名叫做桂姐你家中見放着他親姑娘如何推不認的西門慶笑道元來就是他我六年不見不想就出落得恁般成人了落後酒闌上席來遞酒這桂姐慇懃勸酒情話盤桓西門慶因問你三媽與姐姐桂卿在家做甚麼怎的不來我家看看你姑娘桂姐道俺媽從去歲不好了一場至今腿脚半邊通動不的只扶着人走俺姐姐桂卿被准

上一個客人包了半年常接到店裡住兩三日不放來家
 家中好不無人只靠着我逐日出來供唱好不辛苦常時
 也想着要往宅裡看看姑娘白不得個閑爹許久怎的也
 不來裡邊走走幾時放姑娘家去看看俺媽也好西門慶
 見他一團和氣說話兒乖覺伶變就有幾分留戀之意說
 道我今日約兩位好朋友送你家去你意下何如桂姐道
○老○到○
 爹休哄我你肯貴人脚兒踏俺賤地西門慶道我不哄你
 便向袖中取出汗巾連跳牙與香茶盒兒遞與桂姐收了
 桂姐道多咱去如今使保兒先家去說一聲作個預備西
 門慶道直待人散一同起身少頃遞畢酒約掌燈人散時

分西門慶約下應伯爵謝希大也不到家騎馬同送桂姐
逕進拘攔往李家去正是

陷人坑土窖般暗掘迷冤洞囚牢般巧砌疊檢屍場
屠鋪般明排列整一味死温存活打劫招牌兒大字書
者買俏金哥哥休捲纏頭錦婆婆自接賣花錢姐姐不
賒

西門慶等送桂姐轎子到門首李桂卿迎門接入堂中見
畢禮數請老媽出來拜見不一時虔婆扶拐而出半邊肱
膊都動彈不得見了西門慶道了萬福說道天麼天麼姐
夫貴人那陣風兒刮得你到這裡西門慶笑道一向窮冗

沒曾來得老媽休恁，虔婆又向應謝二人說道：「二位怎的也不來走走？」伯爵道：「便是白不得閒，今日在花家會茶，遇見桂姐，因此同西門爹送回來，快看酒來，俺們樂飲三盃。」虔婆讓三位上首坐了一面點茶，一面打抹春臺，收拾酒菜。少頃，掌上燈燭，酒餚羅列。桂姐從新房中打扮出來，旁邊陪坐，免不得姐妹兩個金樽滿泛，玉阮同調，歌唱遞酒，正是：

琉璃鍾，琥珀濃，小槽酒滴珍珠紅，烹龍炮鳳，玉脂泣，羅幃繡，幙圍香風，吹龍笛，擊鼉鼓，皓齒歌，細腰舞，況是青春，莫虛度，銀缸掩映，嬌娥語，不到劉伶墳上去。

當下姊妹兩個唱了一套席上觥籌交錯飲酒西門慶向桂卿說道今日二位在此久聞桂姐善能歌唱南曲何不請歌一詞奉勸二位一盃兒酒應伯爵道我又不當起動借大官人餘光洗耳願聽佳音那桂姐坐着只是笑半晌不動身原來西門慶有心要梳籠桂姐故先索落他唱那院中婆娘見識精明早已看破了八九分桂卿在旁就先開口說道我家桂姐從小兒養得嬌自來生得腴腆不肯對人胡亂便唱于是西門慶便叫玳安書袋內取出五兩一錠銀子來放在桌上說道這些不當甚麼權與桂姐爲脂粉之需改日另送幾套織金衣服桂姐連忙起身謝了

與坐○着○句○相○應

先令丫鬟收去方纔下席來唱這桂姐雖年紀不多却色
 藝過人當下不慌不忙輕扶羅袖擺動湘裙袖口邊搭刺
 着○妓○如○此○一方銀紅撮穗的落花流水汗巾兒歌唱道

駐雲飛

舉止從容壓盡拘攔占上風行動香風送頻使人欽重
 啖玉杵污泥中豈凡庸一曲官商滿座皆驚動勝似襄
 王一夢中勝似襄王一夢中

唱畢把個西門慶歡喜的没人脚處分付玳安回馬家去
 晚夕就在李桂卿房裡歇了一宿緊着西門慶要梳籠這
 女子又被應伯爵謝希大兩個一力攥掇就上了道兒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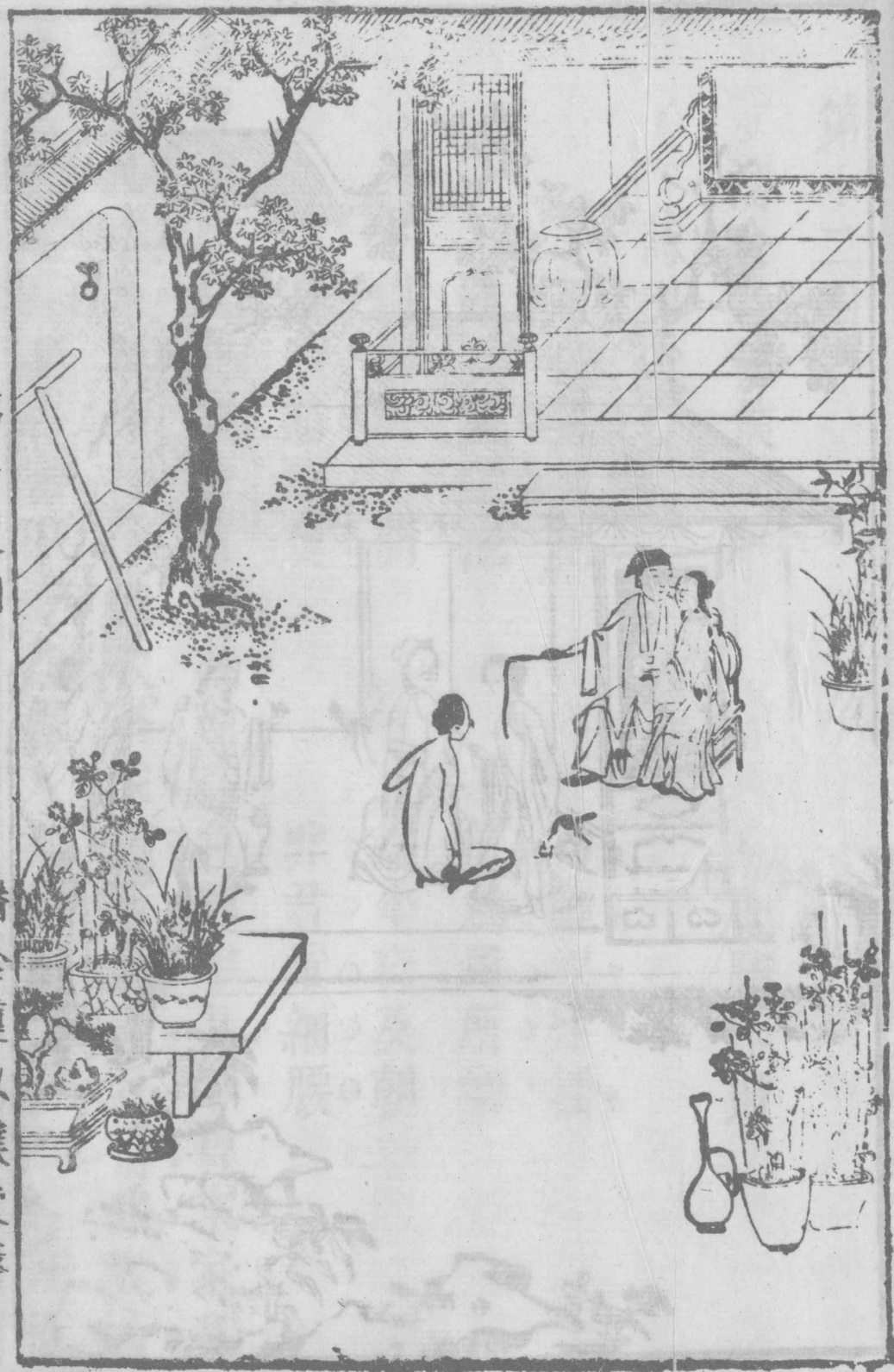
日使小厮往家去，拏五十兩銀子，段鋪內討四件衣裳，要梳籠桂姐。那李嬌兒聽見要梳籠他的姪女兒，如何不喜。連忙拏了一錠大元寶，付與玳安。拏到院中，打頭面，做衣服，定桌席，吹彈歌舞，花攢錦簇，飲三日喜酒。應伯爵謝希大，又約會了孫寡嘴，祝實念，常時節，每人出五分分子，都來賀他。鋪的蓋的，都是西門慶出，每日大酒大肉，在院中頑耍，不在話下。

舞裙歌板逐時新

散盡黃金只此身

寄與富兒休暴殄

儉如良藥可醫貧





劉理星壓勝求財

第十二回

潘金蓮私僕受辱

劉理星魘勝求財

詩曰

可○憐○獨○立○樹
雖○為○露○所○浥

枝○輕○根○亦○搖
復○為○風○所○飄

錦○衾○襖○不○開
是○妾○愁○成○瘦

端○坐○夜○及○朝
非○君○重○細○腰

○元○不○及○情○

話說西門慶在院中貪戀桂姐姿色約半月不曾來家吳月娘使小廝拏馬接了數次李家把西門慶衣帽都藏過不放他起身丟的家中這些婦人都閑靜了別人猶可惟

此何物豈
可置之閨
人左右西
門慶元自
踈畧

有潘金蓮這婦人，青春未及三十歲，慾火難禁，一丈高，每日打扮的粉粧玉琢，皓齒朱唇，無日不在大門首倚門而望。只等到黃昏，到晚來歸入房中，粲枕孤幃，鳳臺無伴，睡不着，走來花園中，款步花苔，看見那月洋水底，便疑西門慶情性難拏，偶遇着玳瑁貓兒交歡，越引逗的他芳心迷亂。當時玉樓帶來一個小廝，名喚琴童，年約十六歲，纔留起頭髮，生的眉清目秀，乖滑伶俐。西門慶叫他看管花園，晚夕就在花園門首一間耳房內安歇。金蓮和玉樓白日裡常在花園亭子上一處做針指，或下棋。這小廝專一獻○人○小慇勤，常觀見西門慶來，就先來告報，以此婦人喜他常○便○非○

沒要沒緊
俱文人玩
世心思所
寄

叫他入房賞酒與他吃兩個朝朝暮暮，看來眼去都有意了。不想到了七月西門慶生日將近，吳月娘見西門慶留戀烟花，因使玳安拏馬去接。這潘金蓮暗暗修了一個東帖，交付玳安教悄悄遞與你爹，說五娘請爹早些家去罷。這玳安兒一直騎馬到李家，只見應伯爵、謝希大、祝實念、孫寡嘴、常峙節、眾人正在那里，伴着西門慶，樓着粉頭，歡樂飲酒。西門慶看見玳安來到，便問：「你來怎麼？」家中沒事。玳安道：「家中沒事。」西門慶道：「前邊各項銀子，叫傅二叔討討。」等我到家算帳。玳安道：「這兩日，傅二叔討了許多。」等爹到家上帳。西門慶道：「你桂姨那一套衣服，稍來不曾？」玳安

道已稍在此便向毡包內取出一套紅衫藍裙遞與桂姐
桂姐道了萬福收了連忙分付下邊管待玳安酒飯那小
厮吃了酒飯復走來上邊伺候悄悄向西門慶耳邊說道
五娘使我稍了個帖兒在此請爹早些家去西門慶總待
用手去接早被李桂姐看見只道是西門慶那個表子寄
來的情書一手撾過來拆開觀看却是一幅迴文錦箋上
寫着幾行墨跡桂姐遞與祝實念教念與他聽這祝實念
見上面寫詞一首名落梅風念道

黃昏想白日思盼殺人多情不至因他爲他憔悴死可
憐也綉衾獨自燈將殘人睡也空留得半窓明月眠

心硬渾似鉄，這淒涼怎捱今夜。

下書愛妾潘六兒拜

好、做、作

那桂姐聽畢，撇了酒席，走入房中，倒在床上，面朝裡邊睡。了，西門慶見桂姐惱了，把帖子扯的稀爛，眾人前把玳安踢了兩脚，請桂姐兩遍不來，慌的西門慶親自進房，抱出他來說道：分付帶馬回去，家中那個淫婦使你來，我這一到家，都打個臭死。玳安只得含淚回家，西門慶道：桂姐你休惱，這帖子不是別人的，乃是我第五個小妾寄來，請我到家，有些事見計較，再無別故。祝實念在旁戲道：桂姐，你休聽他哄你哩。這個潘六兒，乃是那邊院裡新叙的一個。

伴噴故惱
冷情熱親

哄然一堂
之上彷彿
如觀

桂卿又老
着臉兒說
正經話妙
甚

表子生的一表人物你休放他去西門慶笑趕着打說道
你這賊天殺的單管弄死了人緊着他恁麻犯人你又胡
說李桂卿道姐夫差了既然家中有人拘管就不消梳籠
人家粉頭自守着家裡的便了纔相伴了多少時便就要
拋離了去應伯爵插口道說的有理你兩人都依我大官
人也不消家去桂姐也不必惱今日說過那個再恁每人
罰二兩銀子買酒咱大家吃于是西門慶把桂姐樓在懷
中陪笑一盞一口兒飲酒少頃拿了七鍾細茶來馨香可
掬每人面前一盞應伯爵道我有個曲兒單道這茶好處

朝天子

這細茶的嫩芽生長在春風下不揪不採葉兒楂但煮
着顏色大絕品清奇難描難画口兒裡常時呷醉了時
想他醒來時愛他原來一簍兒千金價

○收科○

謝希大笑道大官人使錢費物不圖這一樓兒却圖些甚
的如今每人有詞的唱詞不會詞每人說個笑話兒與桂
姐下酒就該謝希大先說因說道有一個泥水匠在院中
慢地老媽兒怠慢了他他暗暗把陰溝內堵上塊磚落後
天下雨積的滿院子都是水老媽慌了尋的他來多與他
酒飯還秤了一錢銀子央他打水平那泥水匠吃了酒飯
悄悄去陰溝內把那塊磚拏出那水登時出的罄盡老媽

妙在作件
皆清客之
物與珠玉
等項自別

便問作頭此是那裏的病泥水匠回道這病與你老人家
 的病一樣有錢便流無錢不流桂姐見把他家來傷了便
 道我也有個笑話回奉列位有一孫真人擺着筵席請人
 却教座下老虎去請那老虎把客人都路上一個個吃了
 真人等至天晚不見一客到不一時老虎來真人便問你
 請的客人都那里去了老虎口吐人言告師父得知我從
 來不曉得請人只會白嚼人當下把衆人都傷了應伯爵
 道可見的俺們只是白嚼你家孤老就還不起個東道于
 是向頭上拔下一根鬮銀耳幹兒來重一錢謝希大一對
 鍍金網巾圈秤一秤重九分半祝實念袖中掏出一方舊

寫行三痛
痛快儿風
雖文人不
免何少伯
爵一二

汗巾兒、弄二百文長錢、孫寡嘴、腰間解下一條白布裙、當
兩壺半酒、常峙節、無以為敬、問西門慶借了一錢銀子、都
遞與桂卿、置辦東道、請西門慶和桂姐、那桂卿將銀錢都
付與保兒、買了一錢猪肉、又宰了一隻雞、自家又賠些小
菜兒、安排停當、大盤小碗、拏上來、眾人坐下、說了一聲動
筋、吃時說時遲、那時快、但見
人人動嘴、個個低頭、遮天映日、猶如蝗蚋一齊來、擠眼
撥肩、好似餓牢、纔打出這個搶風膀臂、如經年未見酒
和餚、那個連三快子、成歲不逢筵、與席、一個汗流滿面、
却似與鷄骨禿有冤仇、一個油抹唇邊、把猪毛皮連唾

嘍吃片時盃盤狼籍，啖頃刻筋子縱橫。這個稱為食王
 元帥，那個號作淨盤將軍。酒壺番晒，又重斟盤饌已無
 還去探，正是珍羞百味片時休。果然都送入五臟廟
 當下衆人吃得個淨光。王佛西門慶與桂姐吃不上兩鍾
 酒，揀了些菜蔬又被這夥人吃去了。那日把席上椅子坐
 折了兩張，前邊跟馬的小廝不得上來掉嘴吃，把門前供
 養的土地翻倒來，便刺了一泡糞谷都的熱屎。臨出門來
 孫寡嘴把李家明間內供養的鍍金銅佛，搥在褲腰裡。應
 伯爵推開桂姐親嘴，把頭上金琢針兒戲了謝希大。把西
 門慶川扇兒藏了，祝實念走到桂卿房裡照面溜了他一

面水銀鏡子常時節借的西門慶一錢銀子竟是寫在閣
帳上了原來這起人只伴着西門慶頑耍好不快活有詩
爲証

工妍掩袖媚如猱
乘興閒來可暫留
若耍死貪無厭足
家中金鑰教誰收

按下衆人簇擁着西門慶飲酒不題單表玳安回馬到家
吳月娘和孟玉樓潘金蓮正在房坐的見了便問玳安你
去接爹來了不曾玳安哭的兩眼紅紅的說道被爹踢罵
了小的來了爹說那個再使人接來家都要罵月娘便道
你看恁不合理不來便了如何又罵小厮孟玉樓道你踢

將小廝便罷了，如何連俺們都罵將來。潘金蓮道：「十個九個院中淫婦，和你有甚情實？」常言說的好：船載的金銀，填不滿烟花塞。金蓮只知說出來，不防李嬌兒見見玳安自院中來家，便走來窻下潛聽，見金蓮罵他家千淫婦萬淫婦，暗暗懷恨在心。從此二人結仇，不在話下。正是：回馬路家

甜言美語三冬暖

惡語傷人六月寒

不說李嬌兒與潘金蓮結仇，單表金蓮歸到房中，捱一刻似三秋，盼一時如半夏。知道西門慶不來家，把兩個了頭打發睡了，推往花園中遊玩。將琴童叫進房，與他酒吃，把小廝灌醉了，掩上房門，褪衣解帶，兩個就幹做一處。但見

琴童何修
而得此爲
之不平

一個不顧綱常貴賤，一個那分上下高低，一個色胆歪，
邪管甚丈夫利害，一個淫心蕩漾，從他律法明條，百花
園內翻爲快活排場，主母房中變作行樂世界，霎時一
滴驢精髓不念言語傾在金蓮玉體中。

自此爲始，每夜婦人便叫琴童進房如此，未到天明就打
發出來，背地把金裹頭簪子，兩三根帶在頭上，又把裙邊
帶的錦香囊葫蘆兒也與了他，豈知這小廝不守本分，常
常和同行小廝街上吃酒耍錢，頗露機關，常言若要不知，
除非莫爲。有一日風聲吹到孫雪娥李嬌兒耳朶內，說道，
賊淫婦往常假撇清如何，今日也做出來了，齊來告月娘。

月娘非不
信只一味
解紛息爭
耳

月娘再三不信說道、不爭你們和他合氣惹的孟三姐不
惟只說你們擠撮他的小廝說的二人無言而退、落後婦
人夜間和小廝在房中行事忘記關廚房門、不想被丫頭
秋菊出來、淨手看見了、次日傳與後邊小玉、小玉對雪娥
說、雪娥同李嬌兒又來告訴月娘、如此這般、他屋裡丫頭
親口說出來、又不是俺們莖送他、大娘不說、俺們對他爹
說、若是饒了這個淫婦、除非饒了蝎子、此時正值七月二
十七日、西門慶從院中來家上壽、月娘道、他纔來家、又是
他好日子、你們不依我、只顧說去、等他反亂將起來、我不
管你、二人不聽、月娘約的西門慶進入房中、齊來告訴金

蓮在家怎的養小廝一節這西門慶不聽萬事皆休聽了
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走到前邊坐下一片聲叫琴童
兒早有人報與潘金蓮金蓮慌了手脚使春梅忙叫小廝
到房中囑付千萬不要說出來把頭上簪子都拿過來收
了了着了了慌就忘解了了香囊葫蘆下來被西門慶叫到前廳
跪下分付三四個小廝選大板子伺候西門慶道賊奴才
你知罪麼那琴童半日不敢言語西門慶令左右拔下他
簪子來我瞧見沒了簪子因問你戴的金裹頭銀簪子往
那里去了琴童道小的並沒甚銀簪子西門慶道奴才還
搗鬼與我旋剝了衣服拿板子打當下兩三個小廝扶侍

偏看見偏
認得絕有
慘景

不待審問
的確竟日
打逐似暴
詳又似卷
忍妙得甚

一個剝去他衣服扯了褲子見他身底下穿着玉色絹襪
見襪兒帶上露出錦香囊葫蘆兒西門慶一眼看見便叫
拏上來我瞧認的是潘金蓮裙邊帶的物件不覺心中大
怒就問他此物從那里得來你實說是誰與你的唬的小
厮半日開口不得說道這是小的某日打掃花園在花園
內拾的並不曾有人與我西門慶越怒切齒喝令與我細
起來着實打當下把琴童綳子綳着打了三十大棍打得
皮開肉綻鮮血順腿淋漓又叫來保把奴才兩個鬘毛與
我掃了趕將出去再不許進門那琴童磕了頭哭哭啼啼
出門去了潘金蓮在房中聽見如提在冷水盆內一般不

一時西門慶進房來，嚇的戰戰兢兢，渾身無了氣息。小心在旁扶侍接衣服，被西門慶兜臉一個耳刮子，把婦人打了一交分付春梅把前後角門頂了，不放一個人進來。拏在張小椅兒坐在院內花架兒底下，取了一根馬鞭子，拏在手裡，喝令淫婦脫了衣裳，跪着。那婦人自知理虧，不敢不跪，真個脫去了上下衣服，跪在面前，低垂粉面，不敢出一聲兒。西門慶便問賊淫婦：你休推夢裡睡裡，奴才我已審問明白，他一一都供出來了，你實說我不在家，你與他偷了幾遭，婦人便哭道：天那！天那可不冤屈殺了我罷了！自從你不在家半個來月，奴白日裡只和孟三兒一處做針

○便○自○可○憐○

指到晚夕早關了房門就睡了沒勾當不敢出這角門邊

兒來你不信好說見只問春梅便了有甚和鹽和醋他有個不知

道的因叫春梅姐姐你過來親對你爹說西門慶罵道賊

淫婦有人說你把頭上金裹頭簪子兩三根都偷與了淫甚小

厮你如何不認婦人道就屈殺了奴罷了是那個不逢好

死的嚼舌根的淫婦嚼他那旺跳身子見你常時進奴這

屋裡來歇無非都氣不憤拏這有天沒日頭的事壓在奴

就是你與的簪子都有數兒一五一十都在你查不是我

平白想起甚麼來與那奴才好成材的奴才也不枉說的

恁一個尿不出來的毛奴才平空把我纂一篇舌頭西門精却出來

先作萬分
不可解之
勢忽一語
解之令讀
者怒喜無
定

慶道簪子有沒罷了。因向袖中取出那香囊來說道：「這個是你的物件兒，如何打小廝身底下捏出來，你還口強甚麼？說着紛紛的惱了，向他白馥馥香肌上，颯的一馬鞭子來打，打的婦人疼痛難忍，眼噙粉淚，沒口子叫道：「好爹，你饒了奴罷。」你容奴說便說，不容奴說，你就打死了奴，也只臭爛了這塊地。這個香囊葫蘆兒，你不在家，奴那日同孟三姐在花園裡做生活，因從木香棚下過帶兒繫不牢，就抓落在地。我那里沒尋，誰知這奴才拾了，奴並不曾與他。只這一句，就合着琴童供稱一樣的話。又見婦人脫的光赤條條，花朵兒般身子，嬌啼嫩語，跪在地下，那怒氣早已

○自○尋○出○落○

畢竟愛心
勝稍有一
絲出脫之
路便出脫
之矣

鑽入瓜窪國去了、把心已回動了八九分、因叫過春梅、摟
 在懷中問他、淫婦果然與小廝有首尾沒有、你說饒了淫
 婦、我就饒了罷、那春梅撒嬌撒痴、坐在西門慶懷裡說道
 這個爹你好沒的說、我和娘成日唇不離腮、娘肯與那奴
 才、這個都是人氣不憤俺娘兒們、做作出這樣事來、爹你
 也要個主張、好把醜名兒頂在頭上、傳出外邊去、好聽幾
 句把西門慶說的一聲兒沒言語、丟了馬鞭子、一面叫金
 蓮起來、穿上衣服、分付秋菊看菜兒、放桌兒吃酒、這婦人
 滿斟了一杯酒、雙手遞上去、跪在地下、等他鍾兒、西門慶
 分付道、我今日饒了你、我若但凡不在家、要你洗心改正

○反○把○一○堆○泥○推○在○西○門○慶○頭○上○巧○甚○

大家都含
胡罷了妹

早關了門戶不許你胡思亂想我若知道並不饒你婦人
道你分付奴知道了又與西門慶磕了四個頭方纔安座
兒在旁陪坐飲酒潘金蓮平日被西門慶寵的狂了今日
討這場羞辱在身上正是

爲人莫作婦人身

百年苦樂由他人

當下西門慶正在金蓮房中飲酒忽小廝打門說前邊有
吳大舅吳二舅傅夥計女兒女婿衆親戚送禮來祝壽方
纔撇了金蓮出前邊陪待賓客那時應伯爵謝希大衆人
都有人情院中李桂姐家亦使保兒送禮來西門慶前邊
亂着收人家禮物發柬請人不在話下且說孟玉樓打聽

不怨自家
差錯只記
恨別人婦
人腸肚大
車類此

金蓮受辱約的西門慶不在房裡，瞞着李嬌兒、孫雪娥，走來看望。見金蓮睡在床上，因問道：「六姐，你端的怎麼緣故告我說則個？」那金蓮滿眼流淚，哭道：「三姐，你看小淫婦，今日在背地裡，白唆調漢子，打了我恁一頓。我到明日和這兩個淫婦，冤仇結得有海深。玉樓道：你便與他有瑕疵，如何做作着，把我的小厮弄出去了。六姐，你休煩惱，莫不漢子就不聽俺們說句話兒。若明日他不進我房裡來，便罷。但到我房裡來，等我慢慢勸他。」金蓮道：「多謝姐姐費心，一面叫春梅看茶來吃，坐着說了回話。」玉樓告回房去了。至晚，西門慶因上房，吳大妗子來了，走到玉樓房中宿歇。玉

樓因說道你休狂了六姐心六姐並無此事都是日前和
李嬌兒孫雪娥兩個有言語平白把我的小廝扎罰了你
不問個青紅皂白就把他屈了却不難爲他了我就替他
賭個大誓若果有此事大姐姐有個不先說的西門慶道
我問春梅他也是這般說玉樓道他今在房中不好哩你
不去看他看去西門慶道我知道明日到他房中去當晚
無話到第二日西門慶正生日有周守備夏提刑張團練
吳大舅許多官客飲酒拏轎子接了李桂姐并兩個唱的
唱了一日李嬌兒見他姪女兒來引着拜見月娘衆人在
上房裡坐吃茶請潘金蓮見連使丫頭請了兩遍金蓮不

出來、只說心中不好、到晚夕、桂姐臨家去、拜辭月娘、月娘

與他一件雲絹比甲兒、汗巾花翠之類、同李嬌兒送出門

首桂姐又親自到金蓮花園角門首、好及見見五娘、那金

蓮聽見他來、使春梅把角門關得鐵桶相似、說道娘分付

我不敢開、這花娘遂羞訕滿面、而回不題、單表西門慶至

晚進入金蓮房內來、那金蓮把雲鬟不整、花容倦淡、迎接

進房、替他脫衣解帶、伺候茶湯脚水、百般慇懃、扶侍到夜

裡、枕席歡娛、屈身忍辱、無所不至、說道我的哥哥、這一家

誰是疼你的、都是露水夫妻、再醮貨兒、惟有奴知道你的

心、你知道奴的意、旁人見你這般疼奴、在奴身邊的多、都

芝要見促怕之其

亦自取

四〇字可

百分小心
只不放鬆
架子然而
思悲語苦

氣不憤背地裡駕舌頭在你根前唆調我的俊寬家侍想
起甚麼來中人的拖刀之計你把心愛的人兒這等下無
情的折挫常言道家雞打的團團轉野雞打得貼天飛你
就把奴打死了也只在這屋裡就是前日你在院裏踢罵
了小廝來早是有大姐姐孟三姐在跟前我自不是說了
一聲恐怕他家扮頭掏淚壞了你身子院中唱的一味愛
錢有甚情節誰人疼你誰知被有心的人聽見兩個背地
做成一幫兒算計我自古人害人不死天害人纔害死了
往後久而自明只要你與奴做個主兒便了幾句把西門
慶窩盤住了是夜與他淫慾無度過了幾日西門慶備馬

媚家假態
曲二寫出

光冷二落
二推他開
口方婉二
說入的是
度婆伎倆

玳安平安兩個跟隨往院中來，却說李桂姐正打扮着陪人坐的，聽見他來，連忙走進房去，洗了濃粧，除了簪環，倒在床上裏衾而臥。西門慶走到，坐了半日，老媽纔出來道：「了萬福，讓西門慶坐下，問道：怎的姐夫連日不進來走走？」西門慶道：「正是因賤日窮冗，家中無人，度婆道：『姐兒那日打攪，西門慶道：』怎的那日桂卿不來走走？度婆道：『桂卿不在家，被客人接去店裏，這幾日還不放了來。』說了半日話，纔拏茶來，陪着吃了。西門慶便問：怎的不見桂姐？」度婆道：「姐夫還不知哩，小孩兒家不知怎的那日着了惱，來家就

不好起來，睡倒了，房門兒也不出，直到如今，姐夫好狠心。」

也不來看看姐兒。西門慶道：真個我通不知，因問在那邊房裡。我看看去。虔婆道：在他後邊臥房裡睡，慌忙冷了髮，掀簾子，西門慶走到他房中，只見粉頭烏雲散亂，粉面傭粧，裹被坐在床上，面朝裏，見了西門慶，不動一動兒。西門慶問道：你那日來家，怎的不好，也不答應？又問你着了誰人惱？你告我說。問了半日，那桂姐方開言說道：左右是你家五娘子，你家中既有恁好的迎歡賣俏，又來稀罕俺們。這樣淫婦做甚麼？俺們雖是門戶中出身，躡起脚兒，比外邊良人家不成的貨兒，高好些。我前日又不是供唱，我也送人情去，大娘到見我，甚是親熱，又與我許多花翠衣服。

待○要○不○請○他○見○又○說○俺○院○中○沒○禮○法○聞○說○你○家○有○五○娘○子
當○卽○請○他○拜○見○又○不○出○來○家○來○同○俺○姑○娘○又○辭○他○去○他○使
丫○頭○把○房○門○關○了○端○的○好○不○識○人○敬○重○西○門○慶○道○你○到○休
恠○他○他○那○日○本○等○心○中○不○自○在○他○若○好○時○有○個○不○出○來○見
你○的○這○個○淫○婦○我○幾○次○因○他○咬○羣○兒○口○嘴○傷○人○也○要○打○他
哩○桂○姐○反○手○向○西○門○慶○臉○上○一○掃○道○沒○羞○的○哥○兒○你○就○打
他○西○門○慶○道○你○還○不○知○我○手○段○除○了○俺○家○房○下○家○中○這○幾
個○老○婆○丫○頭○但○打○起○來○也○不○善○着○緊○二○三○十○馬○鞭○子○還○打
不○下○來○好○不○好○還○把○頭○髮○都○剪○了○桂○姐○道○我○見○砍○頭○的○沒
見○砍○嘴○的○你○打○三○箇○官○兒○唱○兩○個○喏○誰○見○來○你○若○有○本○事

既激之以
怒又歌之
以名桂姐
亦是辣手

自盡請江
亦道為夫
于其
奉出
隨

先尋事起
水頭寫得
肺肝如見

到家裡只剪下一柳子頭髮拏來我瞧我方信你是本司
三院有名的子弟西門慶道你敢與我排手那桂姐道我
和你排一百個手當日西門慶在院中歇了一夜到次日
黃昏時分辭了桂姐上馬回家桂姐道哥兒你這一去沒
有這物件兒看你拿甚嘴臉見我這西門慶吃他激怒了
幾句話歸家已是酒酣不往別房裡去逕到潘金蓮房內
來婦人見他有酒了加意用心伏侍問他酒飯都不吃分
付春梅把床上枕蓆拭抹乾淨帶上門出去他便坐在床
上令婦人脫靴那婦人不敢不脫須臾脫了靴打發他上
床西門慶且不睡坐在一隻枕頭上令婦人褪了衣服地

割所愛以
奉所愛似
于近愚然
亦前氣未
消盡故耳

下跪着那婦人嚇的捏兩把汗又不知因為甚麼于是跪
在地下柔聲痛哭道我的爹爹你透與奴個伶俐說話奴
死也甘心饒奴終日恁提心吊胆陪着一千個小心還投
不着你的機會只拿鈍刀子鋸處我教奴怎生吃受西門
慶罵道賊淫婦你真個不脫衣服我就沒好意了因叫春

梅門背後有馬鞭子與我取了來那春梅只顧不進房來
叫了半日纔慢條廝禮推開房門進來看見婦人跪在床

地平上向燈前倒着桌兒下由西門慶使他只不動身婦

人叫道春梅我的姐姐你救我救兒他如今要打我西門

慶道小油嘴兒你不要管他你只遞馬鞭子與我打這淫

劫勢 緊語 鬆

到此方入
題西門慶
亦費許多
曲折矣

婦春梅道：「爹，你怎的恁沒羞娘，幹壞了你甚麼事兒？你信淫婦言語，平地裡起風波，要便搜尋娘，還教人和你一心一計哩。你教人有那眼兒，看得上你，倒是不依你，拽上房門，走在前邊去了。那西門慶無法可處，倒呵呵笑了，向金蓮道：「我且不打你，你上來，我問你要椿物兒。你與我不與我？」婦人道：「好親親，奴一身骨朶肉兒，都屬了你，隨要甚麼，奴無有不依隨的。不知你心裏要甚麼兒？」西門慶道：「我要你頂上一柳兒，好頭髮。」婦人道：「好，心肝，奴身上隨你怎的揀着燒遍了也依，這個剪頭髮，却依不的，可不嚇死了。我罷了，奴出娘胞兒，活了二十六歲，從沒幹這營生，打緊

金蓮此時
情亦苦矣

燒琴煮鶴
且不可况
剪美人之
髮乎剪而
相贈猶不
可况因氣
而相逼乎
為之痛惜

金瓶梅

十六

我頂上這頭髮近來又脫了好些只當可憐見我罷西門
慶道你只怪我惱我說的你就不依婦人道我不依你再
依誰因問你實對奴說要奴這頭髮做甚麼西門慶道我
要做網巾婦人道你要做網巾奴就與你做休要拿與淫
婦教他好壓鎮我西門慶道我不與人便了要你髮兒做
頂線兒婦人道你既要做頂線待奴剪與你當下婦人分
開頭髮西門慶拿剪刀按婦人頂上齊臻臻剪下一大柳
來用紙包放在順袋內婦人便倒在西門慶懷中嬌聲哭
道奴凡事依你只願你休忘了心腸隨你前邊和人好只
休拋閃了奴家是夜與他歡會異常到次日西門慶起身

拿來火熱
却又冷白
得水冷桂
姐利甯可
與

婦人打發他吃了飯，出門騎馬，逕到院裡。桂姐便問：「你剪的，他頭髮在那裡？」西門慶道：「有在此，便向茄袋內取出，遞與桂姐，打開看，果然黑油也。」襖○出○一般好頭髮，就收在袖中。西門慶道：「你看了，還與我，他昨日爲剪這頭髮，好不煩難吃。我變了臉惱了，他纔容我剪下這一柳子來。我哄他只說要做網巾頂線兒，逕拏進來與你瞧，可見我不失信。桂姐道：「甚麼稀罕貨，慌的恁個腔兒，等你家去，我還與你比。」是你恁怕他，就不消剪他的來了。」西門慶笑道：「那裏是怕他，恁說我語言不的了。」桂姐一面叫桂卿陪着他吃酒，走到背地裏，把婦人頭髮早絮在鞋底下，每日踮踏不在話下。

却把西門慶纏住，連過了數日，不放來家。金蓮自從頭髮剪下之後，覺道心中不快，每日房門不出，茶飯慵餐。吳月娘使小廝請了家中常走看的劉婆子來看視，說娘子着了些暗氣，惱在中心，不能回轉，頭疼惡心，飲食不進。一面打開藥包來，留了兩服黑九子藥兒，晚上用姜湯吃，又說我明日叫我老公來替你老人家看看。今歲流年，有災沒災，金蓮道：原來你家老公也會算命。劉婆道：他雖是個瞽目人，到會兩三樁本事。第一善陰陽算命，與人家禳保。第二會針灸收瘡。第三樁兒不可說，單管與人家回背。婦人問道：怎麼是回背？劉婆子道：比如有父子不和，兄弟不睦，

明明要與
夫妻劫徒

父子兄弟

開科小人

小術何嘗

無次第

引不端事
作証語甚

大妻小妻爭鬪、教了俺老公去說了、替他用鎮物安鎮、書

些符水與他吃了、不消三日、教他父子親熱、兄弟和睦、妻

妾不爭、若人家買賣、不順溜、田宅不興旺者、常與人開財、

門、發利市、治病洒掃、攘星告斗、都會、因此人都叫他做劉

理星、也是一家子、新娶個媳婦兒、是小人家女兒、有些手

脚兒不穩、常偷盜婆婆家東西往娘家去、丈夫知道、常被

責打、俺老公與他回背、書了一道符、燒灰放在水缸下埋

着、合家大小吃了缸內水、眼看媳婦偷盜、只相沒看見一

般、又放一件鎮物在枕頭內、男子漢睡了那枕頭、好似手

封住了的、再不打他了、那金蓮聽見、遂留心、便呼丫頭打

發茶湯點心與劉婆吃臨去包了三錢藥錢另外又秤了五錢要買紙劄信物明日早飯時叫劉瞎來燒神紙那婆子作辭回家到次日果然大清早辰領賊瞎逕進大門往裏走那日西門慶還在院中看門小廝便問瞎子往那里走劉婆道今日與裡邊五娘燒紙小廝道既是與五娘燒紙老劉你領進去仔細看狗這婆子領定逕到潘金蓮臥房明間內等了半日婦人纔出來瞎子見了禮坐下婦人說與他八字賊瞎用手捏了捏說道娘子庚辰年庚寅月乙亥日巳丑時初八日立春巳交正月算命依子平正論娘子這八字雖故清奇一生不得夫星濟子上有些妨礙

乙木生在正月間，亦作身旺論，不尅當自焚，又兩重庚金羊刀太重，夫星難爲，尅過兩個，纔好。婦人道：「已尅過了，賊瞎子道：娘子這命中，休怪小人說，子平雖取煞印格，只吃了亥中有癸水，丑中又有癸水，水太多了，沖動了，只一重巳土，官煞混雜，論來男人煞重掌威權，女子煞重必刑夫。所以主爲人聰明機變，得人之寵，只有一件，今歲流年甲辰歲運併臨，災殃立至，命中又犯小耗勾絞兩位，星辰打攪，雖不能傷，却主有比肩不和，小人嘴舌，常沾些啾唧，不寧之狀。」婦人聽了，說道：「累先生仔細用心，與我回背回背。」我這裏一兩銀子，相謝先生，買一盞茶吃，奴不求別的，只

願得小人離退、夫主愛敬便了、一面轉入房中、拔了兩件首飾、遞與賊瞎、賊瞎收入袖中、說道、既要小人回背、用柳木一塊、刻兩個男女人形、書着娘子與夫主生辰八字、男七七四十九根紅線、扎在一處、上用紅紗一片、蒙在男子眼中、用艾塞其心、用針釘其手、下用膠粘其足、暗暗埋在睡的枕頭內、又朱砂書符一道、燒灰、暗暗攪茶內、若得夫主吃了茶、到晚夕、睡了枕頭、不過三日、自然有驗、婦人道、請問先生、這四椿兒、是怎的說、賊瞎道、好教娘子得知、用紗蒙眼、使夫主見你、一似西施嬌豔、用艾塞心、使他心愛、到你、用針釘手、隨你怎的、不是使他再不敢動手打你、用

事二俱打
到婦人心
坎上賦
甚

西門慶
春梅往一
在冷處墓
寫

膠粘足者，使他再不敢往那里胡行。婦人聽言，滿心歡喜，當下備了香燭紙馬，替婦人燒了紙。到次日，使劉婆送了符水鎮物與婦人。如法安頓，停當將符燒灰，頓下好茶，待的西門慶家來。婦人叫春梅遞茶與他吃。到晚，又與他共枕同床。過了一日雨，兩日三，似水如魚，歡會異常。看官聽說，但凡大小人家，師尼僧道、乳母牙婆，切記休招惹他。背地什麼事不幹出來。古人有四句格言說得好：

堂前切莫走三婆
院內有井防小口

後門常鎖莫通和
便是禍少福星多